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續濟公傳
第五十回 酒店中戲弄強人 沈雷興尋覓和尚

話說李順與掌櫃的賭氣，想道：我有這注大財，何必在此受人胯下之辱。即到房中卷好鋪蓋，把那黃金裝在衣袋中，挑著行李，嘴裡咕嚕咕嚕的說著，出門去了。這裡濟公同沈雷興在酒店要酒要菜，吃個不了。沈雷興平素都是白吃人家的，今天自己要還賬，心中好不自在，又見和尚都揀著貴重的東西吃喝，心中更加疼痛。想道：他現在吃的有趣，晚上一定要多給他吃幾刀，也叫他有趣。濟公半醉不醉的說道：「好朋友，我就少吃些罷。」沈雷興故意答道：「怎麼師傅要少吃呢？」濟公道：「只怕是多吃了人家酒飯，人家就要給刀吾吃，所以不敢吃了。」沈雷興一想：這真奇怪，我心中方才一想，他怎麼就會知道呢？莫非他說這酒話，剛正觸機，給吾心裡想到的暗合不成？濟公又笑說道：「好朋友，否知道吾自己今天要死了。」沈雷興道：「師傅怎麼知道自己要死呢？」濟公道：「吾准知道要吾死的人，就在目前了。」沈雷興道：「是那個呀？」濟公用手一指道：「就是你。」沈雷興聞言，霎時大驚失色道：我要害他的心思，他就會猜到，這個人還了得！乃強作笑容道：「師傅莫要亂說，青天白日，王法昭彰，那個敢害你？吾平素歡喜世外人，最愛給和尚、道士做朋友。今天見你老人家很圓通，所以請你過來吃酒談心，交一個知己朋友，你怎麼就把不肖之心待吾？幸這裡沒有公差，不要緊，倘被他們聽著，吾豈不要為你吃場冤屈官司？」濟公睜眼道：「吾和尚自己已把酒喝飽，你又硬邀吾吃，吾醉死了，豈不是你害的？」沈雷興這才知道不是他心裡的事，方始放心，又勸了一壺，方才吃喝完畢。叫掌櫃的一算，一共二□兩三錢。濟公一拱手說道：「吾和尚最老實，有言在先，就不客氣了。」沈雷興摸出銀子會了賬。

濟公道：「吾要上玉山城裡去呢，從那條路走？」沈雷興道：「吾也上那邊去，吾兩個人同走罷。」濟公道：「最好最好。」說罷，又自己故意用手把衣袋摸了一摸，口裡咕嚕咕嚕的道：「吾費了無限心思，殺了無數人命，方才得到這些寶貝，若要失落，吾也不要活。」沈雷興聽著，自付：這人莫非也是綠林中的人嗎？不知他在什麼地方搶劫得這種好東西？他如果也是綠林人，必然有些兒本領的。吾幼的幾個兄弟，又不知為著何事，竟一個也不來，恐怕動起手來，倒有些兒棘手。幸而他今醉了，從他背後，出其不意把他砍死就是了。想罷，已走出酒館。濟公道：「你頭前去罷。」沈雷興道：「不行，吾是這裡人，論情誼吾是主你是客，應該你先走，吾在後跟著。」濟公搖頭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吾並不是給你客套，倒怕是走在人家面前，被人趁著吾沒防備，把吾一刀從背後砍來，吾的性命就不保了。」沈雷興暗忖：吾的算計，莫非他已經猜透不成？就吾先走罷，省得他防備著吾，待走在路上，再看機會罷。就說道：「師傅，既定要吾頭前走，吾也不客氣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你既頭前走，永不許退後了，莫要走到半路，看機會挨在吾後面，算計吾性命。」沈雷興道：「大師莫要多心，吾不是綠林人。」

濟公並不回答，一路行來，口中唱道：

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吾是知人知命並知心。

謾藏珍寶啟賊心，吾是謾藏珍寶氣賊心。

唱來唱去，不知數□百遍。沈雷興道：「師傅，這個山歌誰人教你的？到也有趣。」濟公道：「吾的師傅教吾的。」沈雷興道：「你的師傅是誰？」濟公道：「吾的師傅名頭高大，人人都知道的。」沈雷興道：「到底是誰呀？」濟公道：「就是西湖靈隱寺的濟顛僧。」沈雷興道：「師傅原來就是濟顛僧的徒弟。吾聞得他老人家極有法術，真是個活佛，專一普救善人，所以臨安城周圍幾千里路，沒有一個不知他老人家大名的。」濟公道：「吾的師傅倒不止普救善人的好處呢，他專一給綠林中人作對，只要碰到他，沒有一個不上他圈套，傷卻性命的。吾眼裡見的已經有百□餘人，都被他摘下心來做下酒東西，名字叫吃狗心。」沈雷興把舌一伸道：「怎麼如此利害的呢？」濟公道：「這還不算利害呢，他無論什麼人，只須把鼻子一嗅一聞，就知道他做什麼事情的。吾在他廟中學了好幾年，這法術也學會了。」沈雷興一想：他既學得這法術，怎麼還聞吾不出，同吾吃酒，一塊兒走路？就笑說道：「師傅，你既學會這個好法術，出門倒不曾碰到壞人了？只是這法術不容易，吾終有些兒不深信，你倒聞聞吾、嗅嗅吾，看吾是做什麼的？」濟公把鼻子故意一嗅，就嚷道：「你是個路劫強盜！你是個路劫強盜！」其時二人還在村中行走，來往的人頗多，沈雷興一聞此言，大吃一驚道：了不得了！如若被他叫喊起來，吾准得被人家拿去。正想逃走，只聽濟公又在後嚷道：「沈雷興，快來拿人呀。」沈雷興一回頭，見和尚一手拉定一個□五六歲的童子，說道：「你是個路劫強盜！」那童子狠命的亂掙，要哭出來了。這才放心道：原來不是嚷吾做強盜。就回身勸說道：「師傅，趕路要緊，莫打哈哈罷，人家小孩子經不起驚嚇的。」濟公這才哈哈一笑，一放手說道：「就便宜你罷。」

又走了三四里，漸漸人煙稀少，萬山叢錯。濟公「呵喲」一聲道：「不好，吾上你圈套了！」沈雷興道：「為什麼？」濟公道：「吾帶了許多珍寶東西跟你走路，方才沒想到路上如此荒涼；如若你起了歹心，拔出刀來把吾殺了，搶了吾東西，吾就完了事了。」沈雷興此時本要動手，一想時候還早，又離村不遠，生怕和尚一嚷，人家一來救，所以忍耐著說道：「和尚真多心，吾焉能害人？放心走路罷！」濟公道：「不行，吾得合一個人同走；不然，回到前村住一夜，明天合了人，再走。」說罷，往回就跑。沈雷興此時又不敢動手，一瞧和尚往來路直奔回去，追也追不及。一想：這塊肉既在吾口中，焉能放手？吾只索性也奔回去。他總得到玉山去，吾始終跟著他，怕他逃到那去！主意已定，即盡力的追趕，看和尚在前面腳步歪斜，走的很慢，自己狠命飛跑，總是追不及。心中詫異道：吾的腳程也算快捷，怎麼總在半里之外，趕他不上？又趕了一二里，已累得渾身是汗，漸漸氣力不加，兩腿酸軟。心想坐坐歇力再趕，又怕和尚走了岔路，到別處找他著，只得仍拔腿猛趕。看看將要趕上了，一失眼，和尚又遠了。直趕到村梢，轉瞬之間，和尚忽然不見，心中懊悔道：「吾若早知如此，也不去想他，不去請他喝酒了，現在倒賠上二□餘兩銀子，又饒上腳步氣力，真是冤枉。」一回頭，只見和尚又在前面飛跑，望玉山大路而去，忙在後緊趕，及趕至岔口，則又忽然不見了。正在呆立盼望，又見和尚在後面飛跑，向靈秀村去，只得又趕回來，趕到岔口，又見和尚在後。趕來趕去，總趕不上，看看天晚，日間吃的酒飯，趕得消耗淨盡，肚中又饑餓了，不得已只好回到靈秀村，仍到壺隱店中。

方走進店，只見和尚坐在靠東桌上正在喝酒，招手道：「好朋友，這裡來罷。吾等了好久，怎麼到此刻才來？」沈雷興道：「吾在趕你呢！吾趕到你東，你就往西，趕到你西，你就往東。趕了半天，方才退回來。你怎麼先在這裡？」濟公道：「這是你眼花了。吾一趕回，就到這裡等你，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心裡焦急，沒帶零碎銀兩，吃了酒菜沒人會賬，那個同你玩呀？」沈雷興頓時呆著木雞，停了半晌道：「這樣說，莫非吾遇了鬼了？」濟公道：「青天白日，那裡來的鬼？和尚家裝束相同，你必定看差了。」沈雷興道：「不錯的，吾方才瞧見的，都是破僧帽、破僧衣，草鞋赤足，短頭髮有二三寸，走路歪斜不正，同你一般無二。」濟公道：「這是吾徒弟悟緣了。」沈雷興道：「師傅也有徒弟嗎？」濟公道：「有有，他只是死了多年，你見了鬼了。」沈雷興被濟公一說，立時毛骨悚然。濟公道：「休管他是人是鬼，吾們吃酒要緊。」此時掌櫃的已把酒著送來，兩人又低斟淺酌起來。喝了兩壺，沈雷興就不吃了，坐在那裡一味出神。心想：一計不成，再用一計，那肯就輕輕放過他！吾今夜同他到客店中，乘他熟睡的時候把他一殺，把他的寶貝一帶，躡牆逃去，他是個出家人，決沒有屍親追究的、吾拿了他東西，逃到別處，買了田地，就落得做個富翁，安享榮華富貴，從此就可洗手，不必再做綠林的勾當了。想到得意之處，不覺手舞足蹈起來。

濟公道：「好朋友，你不喝酒想些什麼？」沈雷興道：「吾不想什麼，因方才趕的乏力，借此歇歇。」濟公笑道：「你此刻多歇著兒，晚上好逃跑。」沈雷興並不回答。又吃夠多時，濟公起身道：「吾不喝了，你把賬會了罷，吾先走了。」說罷，揚長竟去。沈雷興安肯放走，忙摸出塊銀子，給掌櫃的道：「你暫收著，緩一天再來找罷。」說罷，急忙趕到外面，見和尚走入隔壁仁和客寓、沈雷興也忙趕進去，就不見了，一問掌櫃的，說：「你們舖子裡有沒有窮和尚進來？」掌櫃的道：「在今天什麼時候？」沈雷興道：「就是此刻。」掌櫃一搖頭，連說：「沒有，沒有。」沈雷興道：「你莫要欺騙吾，吾即刻眼見他進來的。」掌櫃的道：

「吾那敢欺誑沈爺，你老人家如若不信，請自到裡邊去搜查去。」沈雷興說：「好，吾就去搜尋。」掌櫃的一回頭，就叫店小二陪著進去，一層層院子、一間間房屋都已找到，不見蹤跡。沈雷興發恨道：「吾今日莫非被鬼怪迷住雙目不成？怎麼方才路上看差了，此刻又瞧見他進去呢？」店小二道：「沈爺，天晚了，你今天何不也在吾們店裡住宿一宵？」沈雷興道：「好，吾也不走了，你給吾揀個乾淨住房。」小二一引，就引到東配房。沈雷興一看，倒也寬敞潔淨，道：「就是這裡罷。」說畢，即坐在椅上，叫小二打洗臉水，泡茶端夜飯。小二答應，不到片刻，就端上來。

沈雷興挽上衣袖，正要動手洗臉，忽然從他牀底下鑽出一個人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吾在此等候你多時，你怎麼此刻才來？」沈雷興倒被他唬了一跳，仔細一瞧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濟公。沈雷興又驚又喜道：「你這和尚真可惡，怎麼屢次同吾打譚呢？吾恐怕你人地生疏，店舖不熟，帶了好寶貝住著黑店，性命就要不保，所以各處找你，總找不到，只可在此住宿。你倒一味的同吾打哈哈，是何道理？」濟公笑說道：「多謝多謝！承蒙承蒙！」說畢，就坐下來，把打來的洗臉水，動手絞手巾，揩拭臉面。揩畢，又遞過來給沈雷興道：「你去洗罷。」沈雷興見如此齷齪，那裡還要洗，一賭氣，就把那盆水望庭中傾去。濟公道：「你怎麼把這盆水倒去呢？」沈雷興不好說他齷齪，只含糊答道：「吾歡喜一個人一盆水的，倒了就再叫他打來。」濟公道：「你不知吾洗的水有好處呢！一不生病，二不吃虧，三不遇盜。」沈雷興聽了，倒也好笑。正要答他話，忽見外面走進兩個人，第一位頭戴紫壯土帽，紫箭袖袍，腰束絲鸞帶，單襯襖，薄底靴子，面如藍靛，發似硃砂，壓耳紅毫；第二位穿藍翠褂，壯士打扮，白臉堂，俊人物，背插鋼刀，直到濟公面前。沈雷興倒吃一大驚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